

或威張 澍屬穀

三閭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爲辟易故祀之案涉江篇有曰乘舸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
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儻個激浦淹水容與采芷沅江卽大夫
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刪芟砌草進謁遺像
乃爲文以弔之其詞曰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蓀又
不啻夫忠謇兮放江潭而疏邊羌不能偃矩逐時兮眾女謠詠
以貢色繇殛死于羽山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清安肯涅淄

續黔書卷二

兮豈靈氛筵筮之能占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
旣莫我知兮又誰能與黨人爲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
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翮兮讓鵝鴛之追隨躡驂騶於艱阻兮
驢羸騰驤以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亡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
而梗塞兮不得蹇若衡而餐秋菊嚴霜忽實季夏兮芳苓喪華
而彫天扶桑鬱其危嶺兮誰總轡以消搖睇高些而無女兮求
處妃之所在陽侯乘以素波兮彭咸媵以飛鮫竟不能遠游延
齡兮衆傳說而騎箕尾嗟正則竟溘亡兮畱溢豔之嘉藻何儒
臯虧我高明兮謂揚才以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
於當道睠顧舊鄉以歛歔兮不忍三尸之煙空並世旣邁夫椒
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

小海之曲兮人夷舞于波際寤堯舜之超軼兮以耿介爲天姿
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騷而摘詞斥鷃罔測雲鵬兮鳩搶榆而
笑之我薦椒糝兮哀日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
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
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高駝而遐寄

附謁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荃不寤蟬翼筴何從壯志彭咸
託讒言鄭衷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畫壁天驚雨幽篁鬼
嘯風懷沙遂捐節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糗米筒失圖
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回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爲黃塵棘刺誤矣遺恨
滿青楓沅芷遠遊地雲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逢三

續黔書卷二

二

尸蕪城沒千年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鎖琳宮

附水月菴詩

香阜何年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窗鼈碣苔文
繡璇題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綴雞腔梵唄林中磬潮音水
外砭青霞鬱寶塏碧穗漾金釭坐久烹團鳳心清聞吠彪天風
吹我憤延佇望蘭艤菴外卽平江橋帆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夷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
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薑著論以爲與盤瓠蠶叢杜魄
荆尸悉爲謬悠蒙竊以爲不然夫祕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
于華胥東邊吞玉筐之燕姜嫫履巨人之跡載在遑籍難云誣

矣卽徐偃破卵於鵠倉

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

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

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著有前聞皆可證驗至若齊

頃無野之誕狸乳羊嫗橐離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

之擲飛鳥銜肉以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跼豐以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

竹於楚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以劔擊石石卽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子曰六合之內其苞遠

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皆夸父棄策蔚爲

鄧林蚩尤委械叢爲楓樹翠子之經可案已彼貳師征敵嶺出

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恒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鄴廩君之土舟浮流沙壺

後漢書作沙壺

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鼈

續黔書卷二

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疊石摯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

路史注竹姓出於墨台東

筦竹氏後漢樞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遷於莒侍中竺曾其孫也夜郎竹初宜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

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案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

立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皇取楚巫黔中

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靚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爲威

王時事則躡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以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

立也□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躡之奉使至滇值楚道

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

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躄為盜於境內以為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躄暴郢高誘注以為楚成王時則又在莽皆非也史記作莊躄莽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粵陽國志作躄云楚莊王苗裔通鑿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躄是也亦作豪蓋豪即躄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為躄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為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案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叙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

續黔書卷二

四

圯於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老安老昌靜江甯遠軍節度使洪鄂四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

希範立襲殷官裔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玆案谿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

玆率錦今銅獎今鎮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案銅柱記無劉

全等擊之士玆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曷案銅柱記作師杲率諸蠻酋

降於勅谿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為

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案李宏皋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

為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

召糾聚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

弟也伏波於溘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

甚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爲伏波將軍之後尊援爲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以王呼之

黑神

神爲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以其長冠戟須而貌黝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昇關壯穆等而其威靈響捷也亦幾昇壯穆埒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爲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昧捍圍之義腐敵愾之心坐擁彊兵無援揅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畱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以忠臣義士之爲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

續黔書卷二

五

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願黔人之祀之者或以其子承嗣爲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以其子曾立庶額也因相沿而俎豆之歟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祗炊黍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蛾賊辟易城獲以全矧夫霑澇愆陽火災癘疫有所必應黔之人苟賜良多其漚鬱肝蠻犇走而恐後也固宜

拊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鶴鷗詔警警烏雅亂飛烏曰樹雲中甲馬翻靈旂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絳袍襲黝面長牙倒豎眉猙猙怖人鼻欲歛短碑斜臥霾煙草落蘚紛堆待洗掃獸頭巔巔已缺殘漫漶侶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

前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禽神意紙錢清酒鵝白翅碎匄銅鼓震遠村媿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袷趨稽首敬祝前途無齎咎仿佛似聳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合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蘄州衛指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剿壽領兵二千五百爲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蠢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日將昃苗忽驚駭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叩眎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上有北陰二字鬩聞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壽由五開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

續黔書卷二

六

軍門上其功奉召陛見奏聞神膺封爵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歸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苟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卽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暎泉虔賽古攬災回颺所敬祝木瓜著在葑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沖大王禱雨輒驗

卽乾封年亦必少資潤溉邑人士言邇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
毒不雨余曰早旣太甚苗將就枯余當譎之以蘇吾民也乃宿
齋一日豕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
蹊逕延緣於塍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跼隤腹摩
石角逼仄險奇不可以足余手擎瓣香趨行而上孫甘兩學博
王縣尉尙後予五百弓許不能屣屣也至是刑牲膾血奉爵酌
醕盼靄來兮恆榦跪敷社以嗽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
署遂違丙谿勘地歸塗次野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鏗
馬返豐隆大出以將其雨礮礮電影赤河俱傾洎入闔見闔
之民憇者以嘉病者以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霑足歲以有秋
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淖黔首用能吐陰丞澤
不使無鳩也

續黔書卷二

七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遶田龜拆壘尺五嗟我柔禾歘焦炷農夫坐
視淚如縷肥遺矯天旱母舞未見望舒離金虎捉來蜥蜴寶底
苦咒他雲興濃霧吐小兒持枝羣擊鼓顧將肥豕祀田祖涔涔
數點甘露乳驕陽猶自披雲靄嗟我農人饑無脯何暇綢繆破
牖戶安得力牧千鈞弩射殺應龍飛靄雨

坵埜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躋夕色迷埃風吹轉蓋凍雨振沈泥遠樹冥飛
鳳山孤篷下野雞名河歸來父老迺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漢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府唐屬珍州在今
歌羅寨李白曾貶歛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臥
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
暇游桃源洞洞峙巖岷屹然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流蟻酒醅
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
未至其地據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閒誰飛鳴天上
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曾去三湘遠今來萬重
餘謂自沂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
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
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環詩曰拙妻莫邪
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

續黔書卷二

八

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
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晚
後斲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醜不昇
老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苒賢全集輒摭一二語爲
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詫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增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尙人間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
瞻飯顙山靈誰終期翔棘樹鈞天彤復聆雲鬢我來未值春風
暝倚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

建也其曰懷者不知昇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與吾意之所
懷同但以千百世之下尙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
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濱
念二聖之游豫蒿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以
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箝落旄頭弧墮天狼之
壯志迨至爲負霜草蒼昊莫訴乃思栖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
高飛不爲七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
抱大國之息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以其詩思之不
羣抑末矣余是以爲之論曰

昔青蓮以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襟期可蓋世
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以至尊寵俛彼飛燕居然納牖瞰誨

續黔書卷二

九

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寘乃天庭用
能嘉謨入告正色立鞞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以孤
主知且可令徽畫之徒惴心忘志卽不歛試於曷易授之戎麾
其時薊門烽火鼙鼓震天白也夙管劍術訓練士卒亦足以捍
圍敵愾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
而洛流嗚咽河潼染腥天下事等諸車犇航沈乎卽使霓裳舞
破玉壘難回而身膏墊草亦當昇杲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
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皂空名自悞竅身蠻荒其
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以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增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埜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餠江山供斗

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巖城郭人家十萬囂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謫死葬此案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閻邱曉所殺是此閒之家顯係坵會也

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楚人耿定力為作誌銘納窀中康熙

二年七月十三夜墓誌碑忽自河北移至渭祠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塋所而壘封如故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澍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齒變亂白黜浚紆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知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續黔書卷二

洞物情直示人以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以行不斲是無軌輓之車也又以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以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為功易而為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閒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更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為司牧者倣古飲射讀灋而教之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戢其椎魯囂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以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巂卉服鴟音獸息之傲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幅利競為貪黷且以夸之蚩蚩也而

誅求之過甚夸之人以為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為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為狡詐竝其本歿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庶類道範斯在念先生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

興義府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飲汰計昇李定國共圖

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者是也

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

續黔書卷二

十一

顧朱議屢鄭允元趙賡禹蔡縝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

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為國也案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鍾無李頎楊忠二人又案欽

定勝騎殉節諸臣錄張鐫寧國人刑科給事中鄭允元欽縣人

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楊作鍾湖廣人西州江大理寺丞趙賡

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

化人徐極忠一作吏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江西道御史朱議

屨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端作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

旦四川人兵部郎中往軒蔡縝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員外朱易

士佳廬陵人主事閣中書任斗墟鄞縣人員外郎閣中員外朱易

陽新寧人兵科給事中主軒其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為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為臣者實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
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
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
觀周王奔莒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錄復昌漢宣巫蠱之既蒙

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憮當日諸臣之未啟暉也歿天既厭
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夕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
松而大節雖杜鵑嗚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
壑而邛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萋宏徒凝其血魂偕
碧葬冤籲蒼旻數百季之閒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
遙集能不爲之銷神壤未追魄天溥乎

盤瓠

狝狎狎狎獐貉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卽盤瓠後余謂此本依附
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攷其原也伯益山海經云卞明史記

正義引作并明漢書注引作弄明

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

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

續黔書卷二

三

六女

搜神記謂賜美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

自相夫婦是爲南蠻抑妄矣夫

公子蟻蝨詎誦阿房大夫蚺毒何畏蝮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
虎狔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真是緇非素護跖

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

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儻謂号是縣蹠必歛叩氣則景升兒

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肇錫證諸羣經狼貪

傲狠被以饜饕檣杙之稱則狗苟蹲踞比之韓盧宋雒之族未

爲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鵝之閒逞逞窟額其像叩槽而祭

是猶掀伍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

案魏略荏都氏

其種非一皆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案黔中五谿長沙閒爲盤瓠後其在峽中巴梁閒者爲廩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側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胥聳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望日之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也占眾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簪箕簪以花朵兩手托之問眾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

案白澤圖云澗之精名卑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廁神名後帝摠

神記云陶侃見之